

皇明嘉隆疏抄

南京吏科給事中臣歸大道謹

題為部院大臣當率先庶僚導

聖謨承

天眷以勵世風以固邦本事臣准南京通

政使司經歷司手本近該禮部

題據各撫按

奏稱該省地震數次而推其所以致異者由內外

臣工奉職無狀有負

君父之委致干

天地之和而期其淬勵庶耻夫廉

耻淬勵則官邪不作而世風勵矣直彌變之格

言致治之良圖也然革弊而究其原則易化苟

不探其自雖耳提面命之猶舊也夫何益之有

哉蓋風俗之寡廉鮮耻者係於士人之操行而

士人之操行恒以其官之利鈍為向背者也今
有以便佞為才以諂媚為禮以滑稽為明達以
罷軟為謹愿以推姦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
為忠厚如趨附貴勢鄙行也鑽刺權要天慝也
而衆方慕以為能豔以為榮其於廉耻何如哉
然不過苟且祿位欲以便其身圖耳故廉耻不
自立所以反澆薄而還之淳者其責在於吏部
蓋吏部者百官之表也文選之銓敘考功之考
察百官視其進退以為作止者也使吏部嚴飭
其屬務秉公持衡而官以人授不通請托不私
情故遷轉稽其賢勞廢黜由於愆罪而恬澹者

拔擢躁競者沉抑則庶耻不求勵而自勵矣風俗有不正乎伏乞 勅下吏部詳定其遷轉之格凡內外之出入陞遷之遲速悉有成法而臨選之際必明開某人有何勞蹟於例應授某官具題請 旨間有銓叙不當許科道隨即駁正而不得毫髮私意輕重於其間然臣於庶耻之說而厚望於大臣者蓋以恭覲

聖旨這奏到災異仰承 上天仁愛朕心感惕便通行內外臣工各加脩省盡心職業仍着嚴飭兵防消彌邊患欽此欽遵臣罔不夙夜祇虔奉

勅旨而大臣尤當罄竭忠悃恪恭職業遵

聖謨以飭治承天眷以迎祥凡可以消彌災異臻雍
熙者當無所不用其心無所不効其力而該衙
門本等政務尚可因循而不知奮勵顧忌而不
實舉行耶且庶耻淬勵則賢才輩出而人存有
政舉之漸豈特勵世風固邦本而已哉所以彌
邊患者實不外於斯也馴而致之內順治而外
威嚴文德脩而遠人服天地位萬物育贊

聖治於無疆羣 皇圖於永固矣奉

聖旨該部知道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葛守禮謹

題為揭官箴明士節以正始進事臣等竊惟夫人
之情靜則無欲聖賢之教禁於未發嘗見人為
諸生時莫不誦法聖賢講明道義願得效用以
樹勲名及其出服官政矯然不變塞者固多乃
輒動於利欲恣其性情喪盡其平生者亦復不
少何者勢分移人非有卓識定見不能自立爾
臣等今春謬以職掌得與大計群吏之治見以
貪酷不謹去者不勝嘆惜然已無及矣夫破甑
既以無顧而完璞所宜慎雕今科進士增額至
四百人固以一時濟世安民於四百人者攸賴

也然鑿往逆來切慮未必無一二復蹈不韙者
昔人謂禮者禁於未然之前法者施於已然之
後與其既敗而行法孰若方初以明禮提撕一
悟則所全多矣今當諸士觀聽聿新之始臣等
謹將官箴士節槩舉切要者數事條上懇乞
聖明俯鑒嚴命曉諭使其為發凡第一義將不至於
迷途而失愈遠矣諸士幸甚官民亦幸甚

計開

一端趨向昔人謂士品有三道德功名富貴是
也顧人之所志如何爾夫道德尚矣果趨向
在此由是而建功名必為光明俊偉之業

但志在功名而隨世襲俗以就之雖未必無所成立其於道德所慊多矣若或見之不定而甘心於富貴則以俊良登而不免為鄙夫也可不痛戒之哉

一崇節儉夫士多寒微平生韋布蔬食亦嘗安矣一旦登庸則率多侈靡蓋於紛華易悅遂爾慕效故也不思費不能充則將假貸於人債負求償則廉耻必喪是終身之累矣故必早見於此極意節蓄即衣馬僕賃之需亦從省減淡泊餘甘則官常可保矣此不惟負士為然富者亦執此道尤善矣

一正心術夫士君子立身行己忠誠端謹明亮正直由是而發於事業皆有實地無可訾議者上也若夫陰險譎詐佞傾陷奸偽欺負皆喪其良心者人初不及知而自知則審矣天地鬼神陰鑒潛譴何可誣也必慎必戒

一勤職業夫開科取士固欲其克艱任事也詩稱夙夜匪懈臣分當然一命以上人各勤職則天下無闕事苟受若直怠若事人將以為不才而擯弃之矣既服有官而欲自暇自逸斯豈理哉故隨分盡職者忠臣之道也

一敦禮讓夫人齒有長少位有崇卑則所以相

處相臨自有定分盡其道者謂之順失其道者謂之逆諸士始進則當自處勿抗志陵節以自蹈非禮可也

一弘器度夫信君子立身天地間參贊化育并包萬類皆其分內事若呈一藝叨一命輒自滿假是謂器小易盈更何容受至乃放溢淫毫箴不敗也必須養以恢廓大其局量位高而益謙虛功崇而彌退遜斯為服聖賢之訓得君子之道也

隆慶五年四月二十七日具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

吏部右侍郎臣何孟春謹

題為乞恩議救見災預防後患事昔宋蘇軾官杭州歲饑奏于其君曰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救災恤患尤當在早災傷之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救之於已饑則用物博而所及微臣切見今歲戶部兩次會官議賑淮徐等處災傷是救之於已饑之餘用物博而所及微矣然又有可預憂者古人云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向去之災如人初病繼來之災如病再發氣力衰耗恐難支持今各處累歲災傷幸被

皇慈大施拯恤民於百死中微有生意來年收獲知

復何如哉謂當及救之於可救之前莫待救之於不可救之後者實前事之鑒也宋孝宗時朱熹論荒政曰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不可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今者饑民雖免死亡然皆鳥形鵠面蕭然無異於大病之人新起若有司加惠撫綏寬其力一二年間筋骸氣血庶幾可復其舊若遂以既愈而不復致其調攝但見其尚能耕墾田疇撐拄門戶而既責以

年之逋負與夫倚閣之官物是人其必無全理
矣熹之所論譬若者軼之論也熹謂乾道間旱稅
苗皆常蒙恩宥而流殍甚衆久而不復蓋次年
帶納逼迫所致至淳熙初乃以荐饑始蒙蠲放
則三年之間所失已多而無及於事又明年之
所常鑿者也臣敢通錄如前上勤

睿覽望 詔在廷蚤加規畫臣聞漢元帝時魏相因
歲不登奏故事詔書二十餘事凡賈誼晁錯董
仲舒等所言皆條請行之唐宋諸臣因災進言
于君多按前代故事我

祖宗惻怛民隱之實德發于 詔令為荒政者甚

備且載有司臣無容盡述惟願

陛下特勅該部詳檢而速行之敬

天保民救災恤患之術蓋必有在若稍增飭斟酌議
論則前代故事見諸史冊亦極詳悉臣敢亦擇
掇一二頗切于今日者竊附愚忠聞坐于後
幸惟

陛下少垂省焉臣忝居議列上竇天聽無任惶恐
激切屏營之至

計開

一唐德宗時陸贄奏曰聖人作則皆以天地為
本陰陽為端慶賞者順陽之功行於春夏刑

罰者法陰之氣用之秋冬事或愆時人必罹咎典藉蜚誠言固不誣天人符同理當必應既有繫於舒慘是能致於災祥雖天所降沴不在郊畿然海內為家無論遐邇願條瑕以德消沴以和威惠之相濟合宜陰陽之運行自序臣惟今日賞多濫得罰失公平可用之財未歸藏府最彰之罪弗正典刑以月令推之愆時咎徵水旱並來良有攸自贄所謂慶賞刑罰者惟

聖明留意省新恩之常祿可以哺困窮追巨罪之逋贓可以補租賦檢視臺諫前後章疏一聽

于公可消前戾

一宋太宗時王禹偁奏曰一谷不收謂之饑五穀不收謂之饑饉則大夫以下皆損其祿饑則盡無祿廩食而已今旱雲未沾宿麥未茁既無積蓄民饑可憂望下詔直云君臣之間政教有闕自乘輿服御下至百官俸料非宿衛軍士邊遊將帥悉遞減之上答天譴下厭人心俟雨足復故雖朝行中家最貧俸薄亦願首減俸以贖耗蠹之咎但感人心必召和氣臣惟今日饑則淮南江北等處為甚饑則湖廣等布政司在處有之成化間有政

紹曾奏要將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位高祿厚者額設阜隸遞減名數選官公用諉部查例具奏多寡次第已經斟酌彼時不為災傷且有此議近日侍郎吳廷舉又奏南京府部院等衙門直堂阜隸應合退出若干賑濟次第明白深合昔人遞減之意四品以上祿厚則家不可以言貧五品以下貧家則俸不能以

更積禹偁所謂上答而下厭者惟

聖明留意自四品以上悉遞減之文官五品及武官四品以下聽其自審為義無積不強在京在外官有因事加俸添阜之資即當裁割以備

拯恤右夫 乘輿服御 宮禁用度應體大
禹克儉之德 內帑何患無餘中貴外戚百
凡賞賚無論舊例際茲歉歲俱各省免災傷
寧日通議定奪

一宋高宗時李光奏曰方今之患莫甚於州縣
之吏蓋公廩多不見容而賍貪負或得幸免百
姓受弊不可勝言慶曆間歲旱范仲淹請遣
使者往勞來之於是命仲淹為江淮安撫今
日旱荒民多流移願選公忠諒直之官惠民
情曉吏治者以安撫為名察郡縣貪吏
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講壯荒政全在得人

得其人則能每事隨宜措置不至乖踈任非其人鮮不敗事守令之不堪倚仗者宜委諸路監司體察監司之責在今尤須謹擇若臯傷分欵稍重跖分須選帥臣有才望者專一措置施行惟今日所在有司得人甚少災傷地方復有貪苛之吏民何以勝光等所謂安撫體察者惟

聖明留意右都御史吳廷舉等通民情曉吏治責任斯在固當追效古人伏望

勅旨叮嚀而督勸之使於當職人員有賞格以待能幹有刑條以懲不職任新濟農之倉大舉惠

民之政則齊民獲免於饑餓饑民不至於流徙流民不至於殍亡斯副

朝廷好生之意

一宋高宗時廖剛奏曰昔晉饑民乞糴于秦秦伯以問諸臣百里奚曰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鄭之子豹在秦請伐之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于是乎輸晉之粟故後世不以秦伯為有德于晉而以晉之閉糴為有德于秦晉敵國猶通有無以拯其民孰謂一統之內乃欲分彼此耶昨歲旱所在不收今春穀將沒民且艱食竊慮州縣官吏各私其民朝

越相視而不相恤則老弱有溝壑之患而壯
者聚為盜賊在朝夕矣欲望申戒諸路監司
設之監察所部官吏毋得遏糴庶幾通融周
急國無饑民臣惟今日荒熟相近地方有米
願糴有錢願易商旅規利船裝車載有司正
當招誘以通有無而州縣官各私其民彼路
此郡有米去處過不出境是豈臣子與

國同休戚之心 朝廷一視同仁之義哉臣訪知
各處為監司而遏糴亦間有之則所謂通融
周急者惟 聖明留意

勅下該部行撫按官今後有災地方召人興販無災

州縣遇有鄰郡米客收買許依市價平糶仍約課務不得邀租收稅則商旅皆願出於其途有無一通價值自減而饑或接濟矣

一宋孝宗時趙汝愚奏曰諸郡連歲旱傷流徙未定不可不厚有施惠以慰人情合將旱傷州縣人戶第四第五等來年諸物稅錢盡數蠲放使彼無窮之民家被德澤預知嗣歲青苗米接之際免有徵催自然人情稍安不至失所臣惟今日重災地方百姓艱食已多流徙若不蚤加安慰彼戀上者亦將首鼠兩端待夏徂秋日月尚遙豐凶之期豈能自

定戶有負逋各懷憂畏寧于無相率而逃失
既衆羸弱者斃死溝壑強壯者聚為強盜
賊一起倖難計擒兵盜相尋邦國深禍汝愚
所謂使彼預知免催徵者惟 聖明留意

勅下該部行撫按官於重災地方再行詢究分別等
第先後 奏聞曠然垂

思以示諭之徵催既寬逃亡必少所在田畝不至拋
荒鄉農安心布種自救其饑萬一更罹薄災
可以不仰官司重為拯恤而將來公家租賦
亦免失陷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躬行節儉朕自有處置朝廷制祿養廉正
賴臣下各修職業共濟時艱文武官俸祿只照
舊制不必減旌別守令預積倉糧係是巡撫要
務新政以來已兩次降勅申諭未見著實奉
還着右都御史吳廷舉侍郎席書并各該巡撫
官處置從宜用心賑濟有司貴否明白奏聞
憑進黜禁約限糴省諭蠲免議隄行張鶴齡等
并王欽等已有旨了

吏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臣楊巍等謹

題為商人困苦乞

勅戶部查給價銀并議良法以蘇民困以重根本事
臣等伏乞

欽命督理巡青稽察錢糧之出入倉場之利弊節據
安仁坊等草場商人柯奉呈開奉等辦過倉場
草料本家戶部給領價銀安仁坊該銀五萬兩
有零明智坊該銀二萬兩有零北新場該銀五
萬兩有零西城坊該銀三萬五千兩有零臺基
廠該銀二萬兩有零天師庵該銀二萬兩有零
犧牲所該銀五千兩有零其餘幾千幾百未支

未估者又不下十餘萬兩各稱資本既竭產業已盡借貸無與呈乞轉行戶部查給議處等因到臣臣惟京師者天下之根本富家者

京師之元氣今之商人其初則京師之富家也正宜加意優恤勿憚其財力使元氣充實根本堅固然後可以資緩急之用此古人御外理內之術而我成祖填實京師之意也頃因報充商人辦納草料該部無價以給之或給之而過其時資本有限派納無窮以致各商逃竄死亡者一百餘家其見在者又無價以給之其受累楚是故鬻產之帖日標於門嗟嘆之聲時聞

跖雖有千百金之產者莫不廢垂生理惟恐着
商人也 聖明在上輦轂之下可累其民如是
耶該部錢糧委係缺乏蓋為邊情重大年例客
兵奏討無已及各項料價多有勢之家也而無
勢之民豈不可畏乎方今南北二虜尚未底定
出其財力以申 中國之威者賴有此民耳窮
鄉僻邑遠不可恃其可恃以為重者京師之民
居多也使外有黠強之寇內有愁嘆之民是豈
國之利哉乞 勅該部查將前項銀兩多方處給
不然積累日多邊竄日衆萬一有警辦納不前
豈惟下陷小民抑且上誤

國計矣臣等再照設法善而後其行可久委任專
而後其事可濟查得倉場草豆等項俱係地畝
錢糧各省大戶解銀到京自行召商上納此舊
規也後因攬頭多侵欺之弊大戶有賠補之苦
守候之費其不便於民一也又查得各省解到
銀兩較之時估又有羨餘以資別項之用二也
嘉靖五年隨該山東叅政常道題將前項銀兩
暫寄太倉召商上納又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欽此是其法非不善也但邇來多事用度浩
繁前項銀兩一入太倉盡為緊急那移而商人
之價始有三四年不得領者矣為今之計舊規

恐不可復也臣愚以為各倉場既專委主事催辦草料亦宜專委員外或主事一員將解到倉糧草料銀兩另立簿籍收貯公署一遇商人出有通關查照給事中譚太初題

佳事例隨即給價年終會同科道衙門查算如有羨餘方送太倉則商人或解倒懸之苦既有專職而各省未完錢糧亦將有所查考矣乞

勅該部虛心詳議或復舊規或專委官員如以臣言非是亦別求良法以經久若將前項銀兩仍入太倉而徒曰截出通關挨次給價又落熟局而商人之困苦猶夫故也臣等非不知庫藏空虛

亦非不知尚書方鈍悉心

國計極其難處蓋為

國家之根本慮耳故敢冒瀆

天聽伏乞

聖明軫念商人之苦根本之重亟

賜議處庶於

聖治不無少補而臣等之職分亦得以少盡矣

嘉靖三十四年十月十三日奉

聖旨戶部知道

戶科都給事中臣張漢卿等謹

題為全大信昭至公以惠窮民事臣等聞之惟天立君將以惠民也惟君惠民所以奉天也古之人君制民恒產以安其居薄民稅入以藏其富孚之恩信以固其心此謂奉天以惠民未聞仁人之言方布而輒已惠政徒善而復使窮民眈眈然有望而弗得焉此豈帝王致治之盛節哉臣等查得先該戶部題為傳奉事節該奉

聖旨是畿內根本地祖宗朝屢有優恤禁例近年以來奸猾無藉之徒妄將軍民田土指作空閑設謀投獻管莊官校人等因為乘机侵奪藉勢

混賴橫征巧取百般尅害利歸群小怨在朝廷以致軍民失業盜賊主發朕在藩邸已知其弊覽奏深用惻然便寫勅差科道部屬官各一員前去會同巡按御史親詣查勘但自正德元年以後朦朧投獻及額外侵佔的盡行查出各依擬給主召佃看莊人員盡數取回欽此仰惟聖心軫念及此畿甸之民罔不歡忻鼓舞以戴

離照之明思享太平之福矣聖帝明王至公至仁之政何以加此乃給事中夏言御史樊繼祖主事沈希伊受欽命會勘安州地方鷹房草場及涿州薰皮廠地上已明白應該給主罷革又戶

部俱各覆題相應准擬其冒昧奏辯之徒民等
又嘗據法駁之是衆見之明合輿論之公所以
奉將 德意加惠窮民全

陛下之大信也况

陛下即位以來畏天愛民田獵盤游之事一切屏却
則鷹房草場地土係民產者宜照數還主係官
場者宜盡數革去管莊官役通行取回撥置之
人各實於法戶部覆真言等之章可行也及奉
聖旨這鷹房地土原係先年舊有的都還照舊與他
不必紊亂紛更欽此則鷹房之害民者固在也
陛下服御器物動遵禮度共辦取給各有司存則近

年謬立薰皮廠即宜革罷管廠內官郭添等并
家人郭英等生事害人宜如戶部覆夏言之請
及奉 聖旨這地上已有旨留用了罷欽此則
涿州受管廠人員之害猶前也臣等竊惟去年
之 旨惠念民困可謂切矣御下可謂公且嚴
矣群小乘機藉勢尅害軍民之情罪可謂無所
逃矣今 綸音處分與前大異所謂信與公者
安在乎小民至愚而神怨不在大治當慎微畿
輔之人心誠不可重失而屢屢傷也 先帝之世
群姦擅政蠱惑導誘積以歲年以致政荒民流
天下雖二談者至今以八當無為惡首馬永成既

死矣谷大用止得降遣之罰有識者方以為恨况薰皮厥水成之所創立奪之平民勳舊之家而重取無名之稅今馬俊乃敢直蹈前惡妄奏免查其鷹房草場又谷大用受姦民李義所投獻以益脫脫黃玉之舊址假名撒放海青其實私徵子粒而趙霖利踵姦轍黃緣仍舊夫俊與霖以從 龍之舊狎思恃寵罔

上行私無異前日馬永成谷大用之所為

陛下又不深察且從而許之是前日畏天愛民之善政一變而成啓寵納賄之弊端 王言不信於天下公道首壞於近習畿甸之民疑且不安橫

暴之害久而益甚怨讟召水旱之災流移增盜
賊之黨臣等謂馬俊趙霽朦朧奏辯眩惑

聖明干預朝政敢拂公論律以

祖宗之法該當深罪而不可緩其主謀撥置積年通
同生事害人之人並宜拏問以懲其後其原場
并侵占軍民勲戚之地俱各罷革給主召佃以

招

陛下至公至仁之法以蘇小民數十餘年之困况該
戶部逐一執奏委曲懇切誠欲宣布

陛下惠民之德以副海宇之望

陛下竟爾答以已有旨了是通置不省無復聽納

意矣非所以勵臣等弘

主德也臣等待罪該科事關職掌誠不忍

陛下拂公論以徇私情失大信以貽民艱而傷

新政之大體也伏望

皇上詳察各官查勘之明俯從該部執奏之切法行

自近罪俊與霖以懲妄奏欺蔽之姦令出惟行

盡革鷹房草場董皮廠等積弊以除勢要侵奪

之患其管莊人員盡數收回投獻撥置生事害

人之人從重究治使儉小玩法之惡無所容庶

厚澤流而民患息太信全而至公昭矣

嘉靖七年正月初七日奉

聖王曰這地上累有官留在公用了罷

吏部尚書楊博謹

題為開讀事文選清吏司案呈伏覩

詔書內一款各處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難易不同
或逸而得譽或勞而速謗既乖黜陟之宜遂起
趨避之巧士風日壞吏治不脩吏部通將天下
府州縣逐一品第定為上中下三等遇該推陞
選補量才授任各官考語將奏薦同在優列者先
儘上等府州縣陞擢行取次及中等次及下等
不惟視等以為歲月之遲速仍視等以為官資
之高下內有以才優才短更調者各就中酌處
之欽此欽遵隨將天下府州縣大小繁簡衝僻

難易細加查訪逐一品第又通行各處撫按官
分別開報今已查理完備呈乞具題案呈到部
臣等竊惟吏治不清則士風日壞即如郡縣向
來不分繁簡衝僻難易則勞者無所勸逸者無
所懲避繁求簡避衝求僻避難求易勢所必至
以致緊要難治之地方缺人整理日漸廢弛頃
雖漸次剗革然必法有畫一方可行之經久
皇上登極之初首念及此可謂仰體天心洞燭民隱
深得帝王之大經大法矣臣等奉行

綸音不勝踴躍其於各處地方今止備核民情未暇

無論形勢大率以邊方殘破遠方困備益賊猖

倣災沴頻仍德繁難支才疲難治為上稍易者
為中易者為下每省總括數語以陳其槩細列
等差以盡其詳使一方利病宛然在目治道緩
急可指諸掌為守令者果能觀邊方殘破則思
保障之畧觀遠方困憊則思拯救之術觀盜賊
則思撫循而掃蕩觀災傷則思賑卹而安輯觀
衝繁則思愛人而節用觀刁疲則思力本而善
俗外以是脩其實政內以是課其成功至於推
陞行取必準於此以為遲速高下又念一紀之
間一方之事體更變不常五方之民俗美惡難
定本部每十年釐正一次今將南北兩直隸浙

江等十三省府州縣上中下三等開坐進呈恭
侯

聖明裁定勅下遵行此外合行事宜容臣等另行題請
隆慶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題奉

聖旨是欽此

一北直隸臣等謹按北直隸

畿甸重地根本係焉永平逼近邊陲屢遭虜患順天
後賦竝繁禁廠蒞田星羅棋布事務掣肘而
養馬之累則諸縣同焉河間類多水患真定
保定踞極衝繁軍屯達塢交錯其間撫輯為
難且每秋防守三關更為勞費順德俗淳訟

簡大名廣平地僻土饒賦稅易辦長民者折
廉博儉加意撫綏可不勞而治矣

一南直隸臣等謹按南都根本重地應天賦重
役繁頗為難治蘇松常均稱煩劇蘇為最松
次之常又次之至於歲遭水患時增軍餉則
諸郡之通患也鎮江太平寧國池州安慶民
業差瘠吏事殊簡不甚難治微俗鄙吝健訟
棄本逐末頃者且有曠寇守令非廉而有威
者不能其職江以北廬為善地揚衝而侈俗
淮安轉漕煩劇特甚鳳陽地廣大荒與淮北
一帶不困賦則困役徐邳俗悍且無水陸孔

道州邑疲弊一望蕭條不可以江北簡易例也
一浙江臣等謹按兩浙當天賦之半頃歲
倭夷陸梁東則寧紹台溫西則杭嘉湖諸郡
邑橫被蹂躪以故增兵置師加賦給餉視昔
數倍近方稍寧議者即欲罷兵輟餉海上卒
然有警不知何以應之况定海係倭夷入

貢之道元為兩浙門戶懷安攘之遠圖者必容以
一日忘備我至於杭嘉湖地饒多利俗尚浮
華賦役不均逋負日多救弊補偏誠為
處州依山盜曠黨與本衆且與衢嚴
寇聯踪哨聚時肆剽掠義烏民俗曠悍

兵籍散無所歸恐生他釁先事預籌不可不加之意也

一江西臣等謹按江西界吳楚閩廣之間土薄民勤俗尚儉嗇頗稱安攘南昌省會衝煩吉安健訟奸猾至於豪右掣肘田糧逋負則二郡同也南贛密邇閩廣巢寇時發而贛當其衝故軍門兵備參將在焉饒州南枕彭蠡九江東據上流江湖水寇四出為患而饒郡內有藩封邑多頑梗瑞州地狹民頑撫州訟繁多盜袁州臨江建昌廣信頗稱饒庶第袁州界湖水寇當責撫臣南贛山寇當責督臣有

司又能輕徭薄賦養而教之瘠土勞瘁之民庶幾其有康乎

一福建臣等謹按福建僻在南服昔稱沃壤頃島夷入犯山寇內訌地方荼毒極矣大抵福興泉漳以海為襟民習獷悍而月港海滄安漳浦同安福清等縣則為溟渤要害延建邵河以山為枕民多負固而上杭永定大田永安松溪光澤等縣則為逋逃淵藪福寧居通省上游八閩喉舌南粵係廣閩交界倭寇巢窟地勢民情尤難控制且閩中地狹人貧殘傷之餘錢糧無措窺伺者未已兵食之計不

可緩也反側者未安綏靖之方不可後也端本澄源補偏拯弊全賴有司風勵激勸則又繫乎撫鎮諸大吏焉

一湖廣臣等謹按湖廣襟帶江湖澤多田少民俗慆輕鮮有積聚且道通九省冠蓋輻輳郵驛苦之即今宗室日繁徭賦日重採辦之後財力愈難故其民率誥窳而難治此其大較也武漢德安民貧地瘠承天陵寢所在費冗事繁荆岳潛沔之間頻遭水患盜且乘之近日鄖襄大水盡損田廬則又向來未有之變長沙地雖稍沃稅糧甲於他所黃州澆

頑常德困憊辰沅半為賊穴麻陽溪洞諸蠻
連結永保每肆劫爭去歲支羅之害實緣於
此衡永僻饒寶慶簡靜庶幾可為然已非復
曩時比矣加志窮民者其尚思援拯之策乎
一 廣東臣等謹按廣東界嶺海間昔稱饒富然
地遠法踈官多黷貨以致山海諸寇聯踪嘯
聚師旅繁興民之殘疲既極而廣西兵餉又
全仰給近增巡撫雖稱得策方在經始故廣
潮惠肇南韶諸郡盜熾事繁選用守令為急
雷廉高瓊諸郡民淳務簡稍為次之至於擇
海道副使以備諸夷擇嶺南兵備以防山寇

擇屯監僉事以脩舉屯政講求鹽法庶幾南
粵有息肩之日乎

一廣西臣等謹按廣西當領南右偏幅員甚廣
國初以桂林為首會肇建靖藩於時編氓稀少招
徕墾荒歲久蔓延田土半為侵占糧額日減
宗人日繁祿糧軍餉支給不敷昔惟江州五
百餘里夷獠阻灘為患潯州大藤等峽諸蠻
巢穴其間興安西延陸洞與武崗接壤為徭
盤據又柳慶以西八寨者稱盜藪耳今則珠
連繩貫在在有之如古田洛容荔浦思恩懷
柔等縣為其蚕食將無民矣是以官多降調

惟事誅求以致土官驕橫民散徭益越城劫
庫戕害方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邊方之
官非才不足以戢亂非守不足以服人非久
任不足以諳土俗而識物情斯乃謀國者任
人之責也

一 河南臣等謹按河南為諸夏中區向稱樂土
近以宗室日蕃黃河歲徙祿糧丁役勞費不
貸民始不堪命矣開封河南懷慶衛輝彰德
五郡衝繁雖同彰德間於趙魏軍民雜處牽
制尤甚歸德地連數省統轄非一宿姦大猾
時發首難之端南陽疲弊且多曠盜殷富則

汝蔡為僂勁強則河洛為最是故藩祿軍需均當規筭第恐皮盡而毛無所附方來之患有難言者保釐大臣其蚤夜慎圖之哉

山東臣等謹按山東齊魯舊域海岱粵區濟兗東患在役重其民頑輕於流移青登萊患在賦煩其民悍敢於武斷濟南雖稱沃壤而武濱露蒲一帶即古廣斥之地一望白茅兗州水陸之衝且宗藩河工勞費不貲至於沂費郟滕則荒落甚矣東昌青州差有可觀均非昔比登萊地本瘠鹵舟車不通雖值豐歲猶多逋負大率濟青依山多礦盜萊登瀕海

多盜徒臨淄之間多姦俠單曹之境多妖民
保釐大臣實心綏輯之外又不可不銳意於
防練矣

一山西臣等謹按山西大同府逼臨虜穴最苦
侵暴太原府屬如興嵐岢保河一帶虜一大
舉輒入其境斷烟宿莽蕭條甚矣汾州宗藩
不畏國法頗為地方之害澠澤沁遼環列
太行上下深谷林密盜時竊發徃歲青羊山
之事可為鑑也平陽雖稱富庶其實止蒲絳
臨汾太平襄陵曲沃翼城差有可觀地震之
後則亦太不如昔矣是故休養內地之民使

之裕於供邊乃一方保釐者之責否則割肉
女腹立見其斃可嘆也已

一陝西臣等謹按陝西內綜八郡外控三邊吏
茲土者牧且兼師焉責誠艱矣西鳳漢中稍
稍饒裕百需給仰供應頗難延慶平涼臨鞏
逼近邊陲虜一入無論貨產鋒鏑死傷之患
獨先嘗焉三邊視諸郡尤衝而勢不相貫故
甘肅星懸於河外寧夏株保橫城榆林一望
虜幕千里餽糧獨其人輕生敢戰相恃無恐
頻年更番入衛耗亡半矣墮城殞將蓋有由
然又其甚者固原為開府調度之中重兵屯

戊自去秋敗績之後懸賞選募至今銳士尚
不滿千若虜龍舊塞直驅踐汧隴薄涇邠窺
三輔特再晝夜力耳鳳沔之墟夙多回種而
無良亡命者又多逃匿其中立俟風塵鼓煽
而起腹心之患其將大乎是故有牧帥之責
者所當觀釁而預圖也

一四川臣等謹按四川西南粵區上則松茂建
昌番夷時肆侵暴下則播酋召砮土司互為
劫掠控制消彌非一朝可圖者也成都素稱
沃野賦重役繁供億稱訕叙州地饒而高拱
諸夷兵費不貲且大水多產其境採辦之擾

商民殘疲重壤土寇連結施州諸夷虔劉木
已而妖人內訌受惠尤烈保順衛疲民朴務
簡馬湖僻小民夷相安龍安新造全在經始
大抵蜀地夷漢雜處氣習靡淳地理逶邈巡
歷難徧加以大木之困大兵之殘民貧多盜
勢使然也是在撫按廣于咨詢司道勤於躬
歷督率有司持廉省費愛養撫綏數年之後
或者蜀其有瘼乎

一雲南臣等謹按雲南遠在西南漢夷雜沓無
事則互為鴛鴦積弊然也府屬如雲南臨安
大理永昌鶴慶楚雄足稱沃壤曲靖為入滇

之踞供億惟艱武定當新建之區安輯為要
元江景東麗江姚安壯勝鄧州霑益諸夷其
情叵測鎮巡同心恩威兼濟方可稱治至於
旌別庶官責在監司撫字百姓責在守令惟
求得人而已

一 貴州臣等謹按貴州初屬四府行都司永樂
年間始建省治官則流土相參民則漢夷雜
處不當中上一大縣一線之踞外通滇南官
軍月糧仰給川湖二省黎平寄治湖廣五開
衛銅仁僻處萬山逼近苗穴都勻程番與廣
西接壤土酋仇殺素稱難治鎮遠當湖廣之

衝面水背山險頗足恃思州石阡孤懸一隅
勢可隱憂險惟思南城下有江足通舟楫商
賈行旅比之他郡不甚蕭條大抵貴州開為
雲南無貴州是無雲南也內安外攘其詔在
大臣之責哉
隆慶

聖旨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霍韜謹
題為議處黃河疏通運道事內開臣前月過徐州
聞建議引水自蘭陽注于宿遷少殺河勢臣與
少詹事方獻夫議水溢徐沛猶有二洪束捍諸
山環列若蘭陽注宿遷則鳳陽歸德平地溢決
恐數郡一欹第聞時有定筭不及竟言今聞愈
溢則前議猶宜言之先通運道後處水患此緩
急之序也前議起夫疏通濬然沙汙隨水勢無限
極今運舟皆由昭陽湖入若沿湖側畔築砌長
堤濬為小河河口為閘以時畜洩目前運道可
以無阻較之役夫濬淤勞佚大不侔也近山東

僉事江良材到京臣與面議亦曰此策一時之
利也前議疏濬蘭陽不若疏通衛河上接黃河
可得三利三代以前黃河東北海宇內全氣隨
而鍾聚我 太宗定鼎 神京宇內全氣一旦
千萬年而獨盛今圖便宜之策自河陰懷孟之
間審勢引河注于衛河至於臨清天津則不惟
徐邳水患可殺一半而京師形勝亦壯一倍此
便利一元人漕舟淑江入淮至淇間入御河達
於京師御河即衛河今由河陰原武導河注衛
水平由江入淮至天津水迅仍由徐沛至于天
津是一舉而兩運道也此其為利者二水流行

於地猶血運於人身今河水注于徐沛潰決猶
血注于下為痔蓋津疏一支于海猶血運于肘
股州郡疏為溝洫引水猶血運于肌膚自陝西
沿邊尋秦漢故跡脩復則內資灌溉外御夷虜
猶血運于頭顱臣聞今大學士楊一清云陝西
沃壤若得人力盡邊而耕三邊軍餉可不煩饋
運又聞副使周用云臨清若脩溝不惟可備旱
潦亦可捍御戎馬一舉創始三年見効十年可
要其成臣謂此策果行不惟治河患山東河南
北直隸郡縣轉疲敝為富饒矣期十年之力
聖德神功配天無極此其利者三萬惟

聖明省覽

勅下該部詳議臣再考古今爭宜畫為圖本以備討
論

嘉靖六年八月

聖旨這議處河道事宜工部有了來說

工科都給事中臣嚴用和等謹

題為淮水漲淤運道阻滯乞

勅管河諸臣速加疏濬以裨

國計事本年八月二十六日接到總理河道都御史翁大立一摺據管理南河郎中王楣呈稱清河縣東南直抵通濟閘外口計長五里淤高沙嘴約長五六百丈通濟閘起至淮城西門皇華亭止淤淤三十餘里方信二壩衝決二百餘丈海漫隄工五十九里淮安城外水過屋簷城門俱用土塞寶應湖隄已報衝決數處其勢甚急又據呂梁洪主事唐鍊報稱山東莒州沂州

邳城等處洪水漲溢俱從沂直二河湧至邳州
漂流男婦畜產難計其數呂梁以下糧船脫幫
等因臣等竊惟南北運河為

國家之氣脈而淮安徐邳九轉輸之咽喉今徐州
茶城之淺挑濬未幾清漕淮河之淤淤塞阻滯
且又寶應湖隄方信二壩衝決大壞首邳等處
浙直二河湧水至邳咽喉既關豈宜如此阻滯
况新到漕糧臣等聞之恐君御史等家知隨到
隨收陸續上庫交納俾便返還則此八九月間
糧艘南下實惟其時若不亟行規度併力開通
切恐曠日持久風氣凜寒凍合河水舟楫難進

今冬船隻既停滯於中途來春糧米將裝運之
何賴其為

國計關係尤矣匪輕有河漕運之責者信不可
忽易視之姑徐徐云爾先為水患可憂民窮
當極等事該臣等具題一部議覆一切艱鉅工
程如茶城淤塞西岸遙陔曹單黃河隄埽俱行
郡御史翁大立刻期報元其淮河口等處屬南
直隸者行侍郎趙孔昭首守巡管河等官分投
修理已經奉有

明旨茲淮邳淤塞比前既為尤甚則協心共濟當此
豈容緩圖所有應加濬治修築事宜合行

申飭伏乞

勅下該部查照節次題覆再加詳審議擬請自

上裁一面移咨侍郎趙孔昭親自踏勘作速區處淮

河上下一帶督令南河郎中王楨及淮安府縣

各官邳河上下一帶督令呂梁主事唐鍊及邳

州各官董率夫役分任責成或且留方信壩決

口未塞以泄積瀦之水或從西湖嘴起濬至仁

義壩另開便道以通往來船隻或仍開通濟開

由外口起至淮城西門以循故道從長計等

其用力多寡緩急先行總濬如淮河近已

亦宜乘勢加工俾其大通無阻及將寶

併方信仁義二壩衝決隄岸乘時修築一面移
咨都御史翁大立宜知

聖明德意固當勸宣臣隣職司各有專責業已報知
淮邳淤沮便須從北路星夜馳還會同侍郎趙
孔昭詳審諮諏督該河道郎中主事及各地方
兵備守巡府縣等官上緊率作興事應挑濬者
挑濬應修築者脩築期於文書到日先將曾否
疏通緣由具本奏

聞定在河水未合之前挑濬修築事竣俾南還漕艘
北來進解船隻俱得通行完報庶於

國計有裨責任無忝蓋侍郎趙孔昭職專撫綏既

有地方之任而漕運乃其總督則河道通塞厥任惟均固不得以越俎代庖為辭都御史翁大立住劄濟寧雖去淮邳稍遠而河道實總理之則急於宣布慰安淮邳罔即往理寧無致夫舍己耘人之議矧今履霜屆候堅冰漸凝一或疏瀹怠緩從事失時則漕運糧船在北者既不能以南返進解各船在南者又無由以北來其為誤事夫豈云小

聖明在上法紀昭然各該當任諸臣詎能逭於遲遲曠越之咎載再照變通宜民固因時救弊首不廢而集思廣益尤圖大為難者所當先

都御史翁大立建議治河上策以保萬年運道
欲從子房山趣馬家橋上下約八十餘里從此
另開新河置舊河於隄外凡黃河出口之地並
不相及而波濤凶險從此可避十利三難之說
可謂明且盡矣但事在彼中難以遙度而按圖
指點不若身親經歷者為尤真今工部尚書朱
衡先任總理河道開竣河成沿河一帶地方靡
不周知相應另開與否見聞必悉伏乞並

勅該部量事體之可否揆工程之難易備細斟酌明
白敷陳議覆請

旨移文該地方撫按巡鹽等官會同勘議前來仍博

集

廷議詢謀僉同如果足為運道永遠之利則計大
事者無惜小費懷永圖者豈安目前詎可因循
以失事機之會若或開之無益真知灼見其不
必另開仍須廣詢善後萬全之略以貽漕運萬
年之安蓋黃水之泛溢不常則防禦之謀猷當
悉固不可廢人事而委諸天數亦無至多議論
而少克成功也臣等無任悚懼

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工部知道

欽天監掌監事光祿寺少卿臣華湘謹

題為正曆元以定歲差事臣聞自昔聖王承

天御極必以治曆明時為先蓋乾坤奠位之後四時
七政隨天而運寒暑之代謝為歲虧盈之互易
為月晝夜之環轉為日經緯之錯列為星辰步
筭之周審為曆數而王者曆數所在也故能奉
順陰陽時以作事事以厚生而世治時苟不明
晦朔弦望失其節分至起閉乖其期遲留伏見
爽其候則攝提失方蟄蟲不伏無以諧浹生靈
而災荐至矣曆之明否治忽隨之聖王所以必
慎焉然曆之來由黃帝而訖秦末凡六改也由

漢高祖而訖漢末凡五改也由魏文帝而訖隋末凡十三改也由唐高祖而訖周末凡十改也由宋太祖而訖宋末凡十八改也由金熙宗而訖元末凡三改也一曆之改集衆見而治之測驗之必精課試之必密策無遺筭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行永久而不變然歷代善言天者不數世而輒差是曷故哉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脩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臣切考其所以差者由天周之有餘日周之不足也天周有餘則天常平運而舒漸差而移於東日周不足則日常內轉

而縮漸差而移於西天日之差而於中星乎驗
焉堯之初昏昴中而日在虛七度虛者北方之
宿則日行此陸嘯於玄枵之子也今之冬至初
昏室中而日在箕六陸度箕者東方之宿則日行
東陸躔於折木之寅也計今去堯未四千年而
退餘五十度矣再以歲差及赤道黃道考之勝
國至元辛巳造授時曆天正冬至歲差一分五
十秒今差三度六十四分五十秒也日躔赤道
十度今躔六度三十七分也日躔黃道九度二
十二分一十七秒今躔五度八十六分七十四
秒也故洪武中漏刻薄士元統上言我

朝承運以采曆雖以大統為名而積分猶授時之

數年遠數盈漸差天度距至元辛巳至元統上

言時歲在洪武甲子僅一百四十年迄今則二

百四十二年矣年命遠而數愈盈然則治曆者

豈可不隨時脩政以求合於天哉平立之分不

脩則陰陽二軌不啻孤矢之分不脩則黃赤二

道不正殆見推步明及日月交食并七政躔

度必違天而不入也是以正德年戊寅日食

己卯庚辰月食時刀鈔起復方位頗與本監

所推不合山東道監余御史朱節為歲差以正

歷學事濫以臣充之覬覬秘書加以歲月而謂

至來年至冬以驗二十四氣二至二分日月交
食合朔弦望併日纏月離黃赤二道及昏旦夜
半中星七政躔度紫氣月孛羅喉計都等類視
元辛巳委有所差備錄上之仍

勅該部延訪四方之人如能知曆理之楊子雲如善
立差法之邵雍如靜深巧智之許衡郭守敬令
其參別同異重建曆元詳定歲差以成

一代之懿制可也方今天下涵沐

聖化之中豈無其人哉臣雖不佞或可執一籌以備
驅筭也

嘉靖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禮部看了來說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臣劉濟等謹

題為遵

舊制平刑獄以服人心以廣 聖德事仰惟

國家置三法司衙門專理刑獄一切大小罪犯刑部都察院主鞫問大理寺主評審鞫問者未當評審者雖屢駁不置必使情麗於法罪協其情而後已蓋於是權姦不得以恩怨為出入

天子不得以喜怒為輕重此我 太祖高皇帝立國之初稽古定制所以平天下之刑使天下之人君子有所懷而守法小有所警而遠罪萬世所當遵守而不可廢者也其後又有錦衣衛鎮

撫司專理 詔獄刑法特峻繫者倍苦已非好
生之意故中間因革不一然出常制之外其所
職掌則止是推鞠取其招由奏行法司擬罪評
審如律然後奏 請發落其間或有冤抑刑部
都察院必一體與之辨明大理寺必一體與之
駁問 高祖之良法美善心亦未嘗盡相悖也
法久漸弊姦宄乘之其極也至以

天子詔獄為權倖伸忿之所而三法司平刑衙門虛
設不用其所得理者不過踈遠不關涉大紀綱
者而已蓋至正德為甚於今思之良可於悒

陛下升潛盡革舊弊諸大姦惡悉下法司人心痛快

共贊英明邇來漸為私移大乖初意法司所擬雖在大惡多弛法以從輕鎮撫所讞雖在小過蓋任情而加重舊制既愆初政亦矣上虧聖德下拂群心災變之來夫豈無自臣等屢屢言之

陛下不以為信然也近日劉最之私討應付黃國用之私出紙票顏如瓌之私用違禁包袱與夫郭九臯張守等之事前後株連群囚

詔獄臣等以為郭九臯等實係趙紀所誣曾致再三瀆奏乞付法司辯明劉最黃國用顏如瓌之罪律有明條法所當舉

陛下天性寬仁或者追念曩昔在廷則言得罪國
用如瓌俱係小失不必深求從而赦之未可
知也不然則推問既明照依定制奏送法司施
行如律擬罪而已是以被逮以來不復為言既
而忽然獨斷不令照例擬罪最則充寧矣如瓌
則為民矣國用則降邊方雜職矣夫罪至於充
軍為民降遠方雜職亦大矣使其不應是律所
失固不為小若其與律相合何不使法司明白
議擬昭示天下以為懲戒而乃為此曖昧不
明之舉哉且陳惠言寅仔等情詞相連係
一千人犯彼乃皆送法司而此獨煩

上裁其故何也傳之天下必謂最等之罪本不
至此

陛下獨過為偏重爾不然何緝訪於羅織之間鍛鍊
於詔獄之手而又裁決於內降之旨哉李
洪陳宜罪至殺人降級而已王欽兄弟犯該姦
黨亂政克軍而已以國用視洪宜以劉最視欽
等奚啻天淵懸絕而

陛下顧乃一律罪之其何以示天下耶夫刑以輔治
也刑而不平適以滋亂何者民心不服而怨讟
生惡人無忌而姦宄肆雖使堯舜在上皋夔在
下亦將何以為之此其所係誠非細故臣等以

言為職豈敢終為緘默以負

國家任使伏望

陛下念

祖宗不可不守毋偏聽以害公毋獨斷以害明毋任情以害仁毋各過以害正悉守定制以勵初心仍將近日

特旨發落過劉景黃闕用顏如瓌三臣俱送法司擬以律例應得罪名若其果係犯該克軍為民降詔彼甘受無詞如有可原亦與分豁其郭九皋問明之日亦付法司擬審無勞

特旨以乖大體自茲以往凡獄皆然則刑法無不平

聖旨無不廣而天下咸服矣

嘉靖二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奏二十七日奉

聖旨劉最先因劾奏不實擅起閔文黃國用私出紙
票顏如瓌違制欺法用黃龍袱私包自物各輕
玩法度已從寬發落了這廝每如何又來奏擾
各犯事發不行劾舉恣意回護本當拏問究治
如饒這遭還各罰俸一箇月該衙門知道

刑部陝西清吏司主事臣唐樞謹

奏為正 國法以光

聖治事臣竊見近日李福達之事

陛下存心懇至駁勸再三惟欲求民之平誠古帝王
欽恤之盛心臣實欣誦不已柰何臣下之負

陛下欺蔽者肆其讒諂諛者混其說固位者緘其口
畏威者交其詞訪緝者失其真是以

陛下之惑滋甚而是非卒不能明於其所哀矜而幾
至於僻矣臣請得細陳之願

陛下細聽之細察之臣竊惟

陛下之疑此獄有六謂謀反罪不當輕意於所擬一

也謂天下人有形相似者二也謂薛良之言勿可聽三也謂李班之申文明悉四也謂文臣立黨欲以傾郭勛因而輕捏五也謂崞洛等縣諸證人皆讐勿可信六也臣願為

陛下

一一細解福達始而王良李鉞從其意何為繼

而惠慶邵進祿等師其傳何事李鉞十月下旬之約其行何求口稱我有天分等語其情何謀劫庫攻城張旗封爵雖成於邵進祿等其原何自風流記太上玄天垂文書其詞何指要之反狀甚明故在外撫按諸衙門曰可殺在內府部諸衙門曰可殺陝之人曰可殺山之人曰可殺

京畿中無一人不曰可殺是諸大夫國人皆曰
可殺惟左右之人曰不可則臣不得而知也此
第一疑之不必疑可得而知也且福達之形最
易認識或取辨於青布之竝立或明驗於自刃
之禿頭聲言於李俊李二李三之証是其族識
之矣明發於戚廣之妻之口是其孫識之矣始
認於杜文任是其姻識之矣對証於韓良相李
景全是其友識之矣一言於高尚節王宗美是
鄆州主人識之矣再言於邵繼宗白成是洛川
主人識之矣三言於石文舉等是涪川道諸人
皆識之矣此第二疑之不得疑可得而明矣薛

良怙惡小人誠非良善故所訐福達事情類多
不實但所言張寅即李福達即李五即妖賊實
是採訪明白今已驗之矣况福達踪跡詭秘慧
術過人人皆落其計中苟非薛良狡猾之人亦
不能發彼之陰私也此第三疑之不可疑可得
而明矣是時李璵因見薛良非良民又見李福
達指龍虎形劫無殊沙字文見五臺縣張子真
戶內實有張寅姓名又見懷縣左廂都查無李
伏答軍籍并李五名貫遂苟且粗率因小疑而
誤大獄據纖智而釋元兇殊不知五臺縣嘉靖
元年黃冊始收張寅父子入戶時張寅年五十四

歲則張子名衛輝店內之交可考而知矣崞縣
止有在城坊李福達其行五故又私稱李五今
改福達字為伏谷乃於左廂都追查又以李五
為實名求其貫址安可得耶則軍籍之無查可
考而知也况福達既能妖書妖唱燒煉等事安
知其無妖術若果有妖術則龍虎形砂字亦
不能盡必薛良之誣矣此第四疑之不當疑可
得而明矣京師之自外方來者不止一福達既
改名張寅又衣冠言語似人郭勛從而信之亦
理之所有也亦意料之所不能及也文臣縱有
傾勛之心亦安能加之罪乎此第五疑之不待

疑可得而明矣若曰薛良雙言也則一千中証非
雙言也若曰韓良相戚廣輩雙言也則高尚節屈乳
石文舉諸人非雙言也若曰魏恭劉永振雙言也則
即今布按府縣官非雙言也若曰山陝人雙言也則
京師各色人員皆非雙言也何獨如如衆口盡願
福達之誅乎此第六疑之不容疑可得而明矣
臣竊見

陛下勵精求治廷追三五天下臣民深所仰戴但三
思有聖賢之訓多猜非

帝王之宜伏望

陛下六疑一釋大奮

乾剛即將福達明正典刑以為

聖世一大快則政治之光可為萬萬世傳矣臣待罪刑官激切妄言罪當死不勝悚懼待

命之至

嘉靖六年四月十一日奉

聖旨這事屢着多官會問未見明白待問了朝廷自有處置唐樞這廝好生輕率狂妄輒乃出位奏擾本當拏問重治姑從寬着為民該衙門知道

戶科給事中臣常太謹

題為捕逆賊以正國法以絕禍本事先該都察院覆題要將山西問定反賊李福達等依擬處決奉

聖旨是李福達等都依擬處決未獲李大仁等密緝拏解歸結欽此近見李福達奉

旨提解到京監候仰惟

皇上神明英斷其父子反逆之罪諒難倖免今人藉藉皆謂此時李大仁倚托權勢夤緣左右至令婢僕詭詞奏辯以為翻異成案之計臣竊以為李福達果有冤抑李大仁與其母妻子姪俱在

何家潛藏觀望無一人親自出官奏辯即此觀之虛實可知况奉

旨緝拏已經二月當其事者若罔聞知果何故耶昔漢光武時湖陽公主倉頭殺人董宣以雒陽令數主之失叱奴下車格殺之桓帝時小黃門張讓弟朔有罪匿於讓合柱之中李膺以司隸校尉率吏卒破柱而取朔殺之光武天下初定桓帝業已就衣人猶不敢玩法豈有

聖明之世乃有叛逆之賊深依窟穴無人緝捕豈法之寬縱一至於此抑所依憑之氣焰有可畏耶况李大仁親福達子洛川之舉與謀實多

旨鞠問之數若不預為緝獲恐事定遠遁追捕無由
又訪得李福達死黨二十餘人潛與大仁傳報
消息其間如魏慶王玄張公吳保張老人等廣
携財物明住城外缸市李大仁屋內朋同營謀
葦穀之下豈賊黨縱橫之地及照伊親薛濟趙勝楊
孫等山西問擬供明何冤可辯乃令其家人薛
奎趙禮賈文章扶同逆賊假稱分豁捏詞代辯
其情甚有可惡乞

勅法司并巡城御史務要將李大仁王玄魏慶吳保
張公張大仁等密切差人緝獲同李福達一併
究問其薛奎趙福禮賈文章及雇債抱奏婦女

亦要捉獲究其受財扶同情由庶乎

國法昭彰禍本殄絕人心知警邪慝不萌矣臣待罪該科且李福達改名張寅之時亦嘗暫寓臣縣僻鄉寫遠踪跡詭秘近因其事敗露體訪真切曾一言之不勝忠憤所激輒敢再竄

天聽伏乞

俯賜采納臣不勝拳拳瞻望之至

嘉靖六年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李大人等人犯着緝事衙門巡城御史上緊密切差人緝拏務要得獲同李福達併問該衙門知道

大理寺右評事臣常固臣謹

奏為應 詔陳言早大獄以圖治安事臣聞人君

為求言之舉必將有用言之實人臣遇得言之
秋必當納進言之忠臣自七月初旬到任隨患
感冒泄瀉等証神衰骨立自分不免負

聖明嘗具疏乞休未蒙即行罷黜近始勉強供職伏
讀九月十五日 詔書有云爾內外諸司百寮

務宜體朕之意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
其忠一切有裨於政理利於軍民者宜一一條
具聞奏朕將舉而行之臣竊慶幸雖堯之親問
下民瘼之樂取諸人不是過也臣雖不肖忝負

聖明之德乎臣惟古司刑官有士師即今之大理是也夫理也者理其情之是非罪之輕重而已矣有廷尉平即今之評事是也夫評也者評其是非之當輕重之宜而已矣古廷尉平專掌平決詔獄故銓黃參注必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署之臣之庸腐愧非其人而誤蒙

陛下之欽除者則其職也職在與聞刑獄請得以獄之大者一一為

陛下評之臣自授官以來竊見以大禮事群臣伏

闕號泣以諍觸犯 聖怒大臣調任者吏部左侍

郎何孟春一人以為首其餘充軍者學士曹鼎

等凡八人杖病瘡死者編脩汪恩等凡十七人以送迎忤使臣而拿問者副使劉秉鑑知府羅玉等凡幾人以織造抗使臣而拿問者布政馬卿知府查仲道等凡幾人以失儀下獄者御史葉竒主事蔡乾前後凡五人以京堂官訐奏下獄者御史任洛副使任忠凡二人此皆

國家大獄上干天象下體民心關係甚鉅者也臣不敢愛死妄議以為伏闕諸臣狂直之罪信有之矣然其當宥者猶有三焉蓋雖已徃情猶可推其初不過欲

陛下特重 太宗出奉正統為 宗廟社稷計至深

且遠若諸為首者又特以職銜在先故名次亦先之耳如本寺奏疏雖在寺正母德純為之首然臣在病中猶署名焉實微忠所不容已也彼豈能迫之使從也觀此則其他可知矣此當宥者一也古昔聖王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今陛下行孝似先失廷臣之歡心臣風聞獻皇帝寬明仁聖使其有靈恐不能安其余也此當宥者二也先帝朝罪謫者

陛下悉起而用之天下至今以為美談今日貶黜者安知後日無優恤之者乎是

陛下自安其過而遜其美以遺後人也惟自今夫之

自今復之則天下萬世皆將謂

陛下前日之赫然怒者猶日月之食人皆見之者也

今日之釋然悟者猶日月之更人皆仰之者也

豈非 聖明之盛事耶此當宥者三也臣願

陛下大奮明斷凡去位遠戍者悉復其官不幸死者

悉錄其子孫庶幾猶不失欽恤之意爾以送迎

及織造逮繫諸臣其踈顛之罪宥有之矣然其

當宥者猶有四焉蓋太監賴義以奉迎

神主經過順德地方副使劉秉鑑等送迎館穀禮也

顧因驛遞之傳報失悞倉卒不及候迎因院宇

之規模相似因循不及更易其跡誠若可惡然

皆一時小過所謂人有不及可以情恕者也且不免窘辱於當時拿問於今日亦足以贖其罪矣此當宥者一也布政馬卿等受藩宣之寄為陛下保障一方者太監吳勳奉織造之

勅或失安靜之旨故卿等少為鉗制以安其民是知有

陛下之民而不知有使臣也命使且然則其他豪強不得以擾民可知矣為

陛下守上者皆若人也天下何患其不治耶此當宥者二也劉秉鑑馬卿等及賴義吳勳等雖遠近不同均之臣子也動等一言遂不辯其是非曲

直而卿等遽有拿問之辱臣恐宣力四方者莫
不聞而解體也此當宥者三也

先帝朝內使四出罕聞有此今

陛下在上反顧有之者必當時畏權姦之過今日待
陛下為甚厚而敬

陛下為甚大也此當宥者四也臣願

陛下廣昭仁恕釋其囚盡復其官庶幾猶不失明允
之意爾諸臣以失儀下獄者罪固不可逭矣然
臣以為臣子之微或失儀於

君父之前斷非敬之不至乃以敬之過甚所致耳是
過也非故也故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且

陸下往歲亦嘗行之矣何獨至今日而異之或曰失儀者拿問亦祖宗之法也臣竊謂

祖宗之良法美意尤有大於此者誠能舉其大不拘其小得其意不盡其法則所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臣願自茲以後侍臣於失儀者必從而糾之所以盡其職

陛下於既糾者從而宥之所以廣其量上下交盡夫誰謂不可耶以京堂憲臺為所屬小民奸奉下獄者罪固有所歸矣然臣愚以為諸臣不之惜所可惜者朝廷之大體爾夫

天子所以為至尊而天下之人仰之如天敬之如神

明者特以等級明白截然不可踰體統森嚴凜然不可犯爾故曰廉遠地則堂高又曰體統正而朝廷尊今所屬得以奏去其堂官小民得以奏去其方面是等級可踰體統可犯也是豈陛下之福邪且陳彥章所奏憲臣方囚首垢面係累於法司而彥章何人顧偃然得寧家以去樂護等刑部鞫之於前大理寺評之於後法律具在誰敢容私於其間而內批降級調用亦莫知所由臣聞之道諾凡此皆非

陛下本意或有左右其間者爾臣謂此先帝朝權姦播弄威福之所為而謂

聖明之世亦有之乎倘有之則前車之覆後車之戒彼獨不見前日播弄威福者之禍耶况西虜跳梁正日夜占驗天象之時而少知天文者使之不在左右恐亦非計之得者北邊軍士反側議者猶欲添注官司以備之易州兵備豈可遽議裁革故當時兵部執奏科道之交章殆有見矣

陛下嘗得一一省覽否乎臣願復諸臣之官正妄奏者之罪以存大體或有擬除令吏部考其賢否而為之黜陟焉庶幾乎用刑用人各得其當也臣與前項諸臣三四人鮮有桑梓之好筮仕之始亦寡平生之交但念臣前疾雖已漸平弱質

終難久恃尚不及時少盡微忠萬一填委溝壑則負

陛下擢用之責則負臣父訓育之恩則負師友他誨之功臣每思之誠有食不甘味寢不安枕之意此或臣之良心也所謂人無不善者也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也臣安敢避嫌遠罪自賊其良心而不盡其愚耶昔有虞臯陶為大理天下無宵刑其稱舜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唐戴胄至大理犯顏據正叅處法意有罪當流者太宗欲置之死胄曰法者布大信於人言乃一時喜怒所發陛下

以一朝忿將殺之既知不可而置諸此釋小忿
存大信也太宗從其言夫虞舜皋陶二聖父子
太宗戴胄兩賢相得惠澤流於當時聲譽垂於
萬世凡有道之君有志之士莫不嗟嘆企服於
無窮今臣位微才劣固不敢望戴胄之賢於萬
一况皋陶之聖乎然

陛下寬信之德則上追虞舜而下視唐宗者矣臣敢
曰吾君不能從付諸太息而已况邇邇者水
旱癘疫風雹星隕地震山崩泉湧蝗蝻之灾殆
遍天下又西戎犯順說者謂應春首五星聚於
營室之變有識多為之寒心臣以為消弭備禦

之道固自有在然平反刑獄亦一事也蓋刑獄不失其平然後下得人和以上致天和近得內寧以遠消外憂爾其轉移幹運之機亦非此疏所能盡者伏乞

聖明揆狂夫之言舉蒙警之意下臣言於法司議果前項諸臣其情可原請從肆赦以昭

陛下之仁如臣所言於律有碍情甘顯戮以彰陛下之義拳拳忠懇不勝待罪之重

嘉靖三年十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這事各有旨其未發落的朝廷自有處置辜固這廝不務本等職業却又賣直沽名肆意奏擾

好生輕率煩瀆本當拿問姑從寬降二級調外
任該衙門知道

都察院在都御史臣俞諫等謹

題為亟除姦邪以正

國法事案查正德十六年四月內該科道官交章
劾奏節奉 欽依王欽王錦錦衣衛掣送都察
院問得明白來說欽此該衛換掣王錦脫逃止
將王欽并其弟王銓掣送到院依律問擬題奉
欽依這厮無朋姦日久亂政多端都情罪深重王欽
依律處決王銓牢錮枷釘連當房家小押發兩
廣極邊烟瘴地面永遠充軍遇赦不宥但逃殺
了欽此續據河南巡按御史拿獲王錦到院問
擬如律題奉 欽依王錦依擬處決欽此其後

王錦屢次捏奏俱經本院覆題奉

欽依仍依原擬取決贓銀照舊監退查得王欽該追贓銀三十萬兩王錦五十萬兩王銓一十六萬兩依奉節行該道將各犯每日杖併本院將該吏每五日一杖併二年之間陸續追得王欽銀四萬二千四百五十兩王銓一萬八千七百四十六兩其王錦到院未久亦止追銀五萬八千八百三十一兩共計一十二萬兩仍欠八十四萬兩未完蓋臣等未嘗不嚴限追併以自速悖逆明旨之罪也近日王欽仍前捏奏意圖緩死而已遽奉明旨各犯贓銀免追都饒死王

欽發遼東鉄嶺衛王錦陝西肅州衛王銓廣西
奉議衛各永遠充軍家小隨住欽此臣等思於
新政自相違異兩經執奏未蒙 允俞既而科道交
章乃奉 欽依王欽等該追贓銀都察院監二
年之上如何不行嚴限追併近已有旨饒死充
軍了罷欽此夫以各犯之贓銀未納罪臣等追
併不嚴臣等固不敢辭但各犯請張為幻姦邪
叵測自恃囊橐可以通神安肯完贓相率而就
死地故 新命一下物議沸騰臣等苟使無所
容措竊以各犯紊亂 朝廷侵盜

國課載於律例具有明條處死追贓發遣又節奉

有明旨今王錦甫獲監遣未幾而

聖旨忽爾中改既全宥其死又各免其贓且所配皆得善地則姦計大行而

國法全廢矣臣等雖欲阿徇奉行以逭

陛下之責豈能逭天下後世之責乎又况各犯浚淮揚之膏脂以害乎衆侵朝廷之課稅以肥其家盖有年矣然則今日淮揚災變非常人之死者過半謂非若輩惡孽之所至殆不可也戶部近奉欽依集廷臣會議多方區畫欲足銀二十萬兩之數以充淮揚之濟然謂大倉所積僅七十萬兩難於動支夫以堂堂

天朝太倉僅七十萬兩之積一遇有事動則告乏顧
王欽一家應追贓銀尚餘八十萬兩之多悉從
寬免至於賑濟乃復多方區畫如此不幾於慮
事之踈為謀之失耶與其庇此一二免死姦人
以布私恩孰若追盈其數用活數十萬饑民之
為大德乎且各犯之心不過畏死設以
陛下之仁務存 欽恤則姑免其死已出格外至若
免其追贓以虧 國用與之善地以廢

國法非臣等區區之私所望於 新政之隆也伏
望 皇上大奮乾剛收回 新命王欽王錦既
免其死與王銓未完贓銀仍照各數追完三分

之二俱改發兩廣極邊烟庫地面永遠充軍遇
赦不宥仍照前

旨施行如此庶乎

國法不至於大廢

國用尤得以小補而姦邪亦少知所鑿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九日奉

聖旨王欽等已有旨了便着發遣再不必奏擾

刑部尚書臣葛守禮謹

題為申明律例嚴禁酷官以全民命事臣等竊惟我國家稽古制律例為五刑其笞杖既有百十之數而大小之杖又有圓徑分寸之等取其可以決膚而不欲其見骨也至於徒流各有等則亦不過苦之遠之而已若夫罪大惡極衆所共棄者乃入於死然不遽置之法問以刑部評以大理朝審以多官及至臨刑又三覆而五奏若不得已而後加刑焉蓋兢兢乎視人命如此其重也此我

皇祖垂欽恤之典即虞廷欲並生我之意也我

皇上登極之初大布 恩赦與民更生以至停刑有

旨熱審有貸此其 矜憫之仁即帝舜好生之德也

顧我 皇上惻然有憫念黎元之意而在外有

司無以奉承 休德臣切憾之如鞠審止宜隔

別叅對多方詳究自可得情即有決罰應用鞭

朴今以為不足示威乃不論罪犯輕重動用夾

棍等刑剥皮碎骨慘不忍言有問一事未竟而

已斃一二命到任甫期年而拷死數十人者輕

視人命有若草管其見諸童奏如汾州知州齊

宗堯三年致死五十人滎河知縣吳朝一年致

死十七人初聞其駭惜未有以重處也乃今遠

近聲聞酷以成風殘民以逞在在有之是

皇上用之以牧民而彼自以屠民任之也且痛楚之下何事不成威劫之餘何求不得此囹圄所以多冤抑之人而貪饕所以滿谿壑之欲也小民何以堪命哉若不嚴加禁戒日甚一日則下激民變上干天和所繫非小也伏望

皇上特降嚴旨勅下臣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官督同司府等衙門加意戒諭各該有司不許設置夾棍等項慘刻刑具如有仍前濫用者即照非法用刑事例問以降級為民中間有故勘禁故入平人致死者依律抵死本管監司若

姑息縱容只為為人惜官而不知為民惜命者
酷官別有舉發監司責有所分如此則上下知
警有司不得肆為刑殺而小民得以為生矣再
照守令所以敢於酷刑者不知律例之故也律
有故勘故禁故入抵死之條例有非刑降級為
民之戒各官素未講讀是以任意肆行全無忌
憚夫既不知以律自治而又安能以律治人查得
大明律講讀律令條下有司官吏務要熟讀講明律
意剖決事務每遇年終在內從都察院在外從
分巡御史按察司官按治去處考校若不能講
解律意者初犯罰俸錢一月再犯笞四十附過

三犯於本衙門遞降敕用欽此則是於已仕各
官皆令講明律意矣乞 勅各該監司着實舉
行其未仕如辦事進士各衙門堂官督令人各
熟讀講明仍不時考校務使通曉其舉人監生
待選於吏部者每遇考選摘取御文數條令其
背錄本文解釋大義觀其通否分數以定銓選
次第則凡在官者皆能通律例之人既不敢以
自犯而於民之觸犯者可以按律而治刑罰清
而百姓服膺殘斂而天下無冤獄矣臣民幸甚
隆慶四年七月初八日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近來有司官不遵律例酷刑害民

撫按官全不禁察任其所為負朕愛恤民命之
意你部裡便行與他每着嚴加體訪有這等的
便叅來處治如有姑息容隱法司該科一併指
實叅奏

刑部尚書臣毛愷等謹

題為乞 禁刑獄之濫以慎職守以彌災青萬一
事臣等適者屢覩在外各撫按官後先

奏報災傷如幾旬吳楚之南北山之東西與夫雲
中上谷之間率洪水暴濫壞人田舍雨雹飛蝗
彼此荐作地方被災廣且重大夫變不虞生災
田人召仰惟

皇上恭儉仁慈愛民勤政宜乎人安物阜時和歲豐
今若此將非大小臣工職守未盡有以致之也
乎否則何其反常若是也夫水與雹蝗皆陰物
也為災廣重陰莫盛焉求諸所致厥類雖多而

刑獄乃其尤者蓋刑秉陰令主肅殺臣等所職
業在於是無亦中外之獄容有橫濫不法如水
之泛濫莫可防隄如蝗虺之害稼奪民生命者
乎夫漢廷遇災策免大吏律以漢法臣等誠莫
知罪之所逃矣謹以中外刑獄之濫者有六敬
為我

皇上陳之竊惟大凡詞訟自下而上而越訴者有罰
非係正官而擅受者有罰今州有舍本縣而薦
告之州有舍州而薦告之府有府縣未結而上
薦告之監司志在誣人紛然無忌又多私自訴
諸州縣之佐貳首領等官彼既利其易行此亦

因以自利至於正官之好事者則或不審其情
之輕重理之是非槩行准理遂使告訐之習相
煽成風險健之夫終訟不止是曰濫詞虛誕之
詞累人衆多本無辜而捏稱正犯非知見而指
作證人蔓引枝牽動至數十名該問官祇宜摘
取緊關數名聽審為得至差人下逮畫數弗遺
奔突叫呼驚及鷄狗束縛馳驟無異大羊接到
則緇然滿庭供明則被誣過半而欺詐凌霄無
論也是曰濫拘人犯到官審理宜速然或才性
遲慢而未即審或事勢忙迫而未暇審則又不
分人數多寡事情重輕且行寄監寄倉寄鋪焉

至於追贖之犯有以斗粟貫鈔而久為拘繫有以家屬姻黨而由令代償忽漫因循動淹歲月被犯之人坐井觀天悲歎抑鬱被累之家晨昏供給生理但廢是日濫禁從古訊獄固未去刑然刑之即如自有所在故鞭扑祇以作教決罰不過髻腿固未嘗庸為非法之具而猛以用之遍體也今之用刑者異於是刑手則有梭指刑足則有夾棍刑頭則有腰箍其至烙鐵灼體湯龍灌身竹簽釘指燒酒洩諸如此類備極慘毒身無完膚因茲就斃其意以為不知是則不足以其情而服其辜即未必盡如臣等所言

然如傷之視百不聞一如草菅之視十當八九
矣是曰濫刑獄之擬議貴在明允與其過求毋
寧過恕故罪有惟輕之疑殺有不經之失蓋一
成莫易君子慎之也奈何今之司理好事吹求
苛刻是務以深文巧詆為能以哀矜勿喜為拙
故入夫罪則旋添情弊以合律妄引夫例則摘
去字句以從招甚至情托徇人通賄自讒於以
程其是非之實又有不可勝言者由是扣胃之
夫接踵於獄中茹冤之婦不止東海一人而已
是曰濫擬獄有定議自宜查照發落間有以為
情重律輕罪外加譴或指修理或指備荒或指

作興或指軍餉巧立名色重為厚科遂使賣男鬻女散之四方破產蕩家委之溝壑者往往而是是曰濫罰凡此六濫刑獄之蠹民生之殃召災致沴大率因之儻蒙

皇上不以臣等所言為謬或於修省萬有一分之助伏乞

勅下臣等遵將前弊嚴飭司屬及各南京法司并各巡撫衙門仍咨都察院轉行各該巡按御史一體痛為禁革夫大事二十日程中事十日程小事五日程而濫禁者應以不及論刑猶兵也不得已而用之因公科歛律例猶嚴為之防而濫

刑濫罰者應以貪酷論政出多門議罪不當均
非法紀也而濫詞者掌印官以罷輕論擅受與
夫濫擬者俱以不謹論若夫濫拘一節初犯次
犯量為戒飭其屢犯者送調別用以數者祛革
濫弊似或宜然務在着實舉行毋事姑息庶乎
幾致刑措太和洋溢豈惟災沴不生將雨暘時
若年稱大有矣弭災召祥固非一端此其最先
者云臣等不勝惓惓不勝待罪

隆慶三年九月初四日奉

聖旨近來刑獄太濫致干天和委當嚴禁你部裏行
與內外各該衙門務要平恕明允痛祛濫弊以

副朕欽恤彌災之意有仍前苛刻害民的在內
法司在外撫按官叅來處治

浙江等道掌道廣西道監察御史臣王泰等謹
題為守成憲以平國法以服人心事臣等切聞
創業垂統之主必立綱紀以遺子孫繼世承序
之君必守紀綱以法祖宗是故紀綱也者成憲
之謂也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司馬光
亦曰謹守祖宗成法不隳之以逸欲不敗之以
諛諂則世世相承豈非萬世人君之所宜省念
者哉仰惟

太祖高皇帝除亂以造區夏稽古以立紀綱是以置
刑部以司刑獄平民情置都察院以糾百司辯
枉寬置大理寺以審成獄評重輕故犯人經此

三法司者始無枉縱矣其後姦惡重情亦有付錦衣衛鎮撫司推鞫者不過取其供詞奏行法司擬罪而已成法具存也久而弊滋則權姦擅威福之柄高下其守蓋至正德年間此法變亂極矣

陛下丕承前烈剷除夙弊一時大奸大惡悉付法司天下稱快比及二年漸不如初臣等竊為

陛下惜之且如王欽兄弟姦黨亂政法司問擬死罪聽決者也乃奉

欽依饒死克軍李洪殺人罪應抵命者也法司覆奏提問則是節奉欽依降五級而已至於劉景

之私起爾文選國用之私出紙牌顏如瓌之私
用違禁包袱皆當付之法司擬罪者也乃今特
奉欽依劉最充軍黃國用降邊方雜職顏如
瓌為民夫王欽李洪皆犯至死非常赦所不原
者而皆縱之今以劉最視王欽以黃國用顏如
瓌視李洪其情罪重輕不啻霄壤懸絕也而充
軍降級為民不論情罪不恤人言至此皆臣等
之所未解者也

陛下新政豈宜踵此舊弊哉臣等嘗聞舜為天子瞽
聵殺人臯陶亦且執之舜亦不得廢法於其父
如此也况王欽李洪輩儉邪小人兇悖大惡法

所必誅者乎今亦何獨曲為輕縱至此極哉漢之時渭橋犯蹕高廟盜環文帝欲誅其人致之族張釋之執法抗論而犯者皆得平反蓋法者天下之公共也如此况劉最黃國用顏如瓌情犯殊科緝訪被逮法當擬罪者乎今亦何獨故為重譴至此極哉此臣等之所深思而未解其故者也夫王欽輩故輕縱之母謂不足患也大壞祖宗之綱紀而使小人者得計效尤無復顧忌深可患也劉最等故重譴之母謂不足惜也自壞祖宗綱紀而君子者解體失望無以展布深可惜也小人效尤君子解體而人心不服則天下之事

將有不可知矣臣等官當執法責在言疏曰
擊此弊豈容默而已哉伏望

皇上念祖宗之紀綱而不阻撓於私恩小忿奮敢
剛以獨斷而不偏惑於左右嬖倖仍將王欽兄
弟照舊追贓待決李洪劉最黃國用顏如環俱
付法司問擬如律奏請發落如此則

國法平而成憲不悖人心服而天下萬世稱聖
矣宗社之慶也豈獨臣等之幸哉

嘉靖二年十二月初三日奉

聖旨劉最先因劾奏不實擅起關文黃國用之私出
紙票顏如環違例欺法用黃龍袂私包自物各

輕玩法度罪已從寬發落了這厮母又如何來
奏擾各犯事獲又不行舉劾恣意回護本當拿
問究治姑饒這遭還各罰俸一個月該衙門知
道

刑科等科都給事中臣劉濟等謹

題為議處重罪以存

國法事近該臣等具題犯人王欽兄弟謀蒙

寬貸以為

陛下惑於請託之言故弛縱奸惡務為姑息奉

欽依王欽等該追贓銀都察院監禁二年之上如何

不行嚴限追併近有旨饒死充軍了罷敬聆

睿旨仰測宸衷乃知欽等之罪不惟公論始終以為

當殺而

陛下亦始終以為當殺欽等之賊不惟公論始終以

為當追而

陛下亦始終以爲當追但寬縱之由臣等則歸罪於
權倖之請託

陛下則歸罪於該院之延緩夫奉法不敏致生弊端
既違嚴限追併之

旨復唱三分減一之議該院之責夫豈能辭

陛下既以云然何不遂奮乾剛追究欺弊孰爲延緩
孰爲請託各抵之法以大振綱紀攝伏群奸而
乃隨以罷之一言知惡而不能誅知弊而不能
革自古有天下者之大患可不戒哉夫欽等負
必誅之罪累百萬之贓死有餘辜而獲全免臣

等連疏論奏

陛下畧無俯從臣等欲阿順不言則廢

祖宗之法欲堅執前說則拂

陛下之意展轉思惟求一善術不可得也竊意欽之兄弟罪應有差銓則原奉

聖旨定擬極邊煙瘴地方充軍矣至如錦者固在不赦而欽則尤為首惡可同錦而并赦之乎大凡侵盜官物雖微必償今各犯贓幾百萬俱是侵負鹽價

國課所關

陛下既赦其死復免追贓既不為國家惜此

憲章復不為國家惜此財用滋亂長奸莫此為甚

方今多事之秋公用浩煩內而戚畹營建第宅外而四方賑濟饑荒供億不敷計臣莫措使得全追前贓給散應用亦自所濟不少

陛下何不思及於此而幡然改圖乃惑讒言以乖大計此臣等之所深惜也故臣等議以為欽兄弟之罪宜必誅首惡不可盡數欽兄弟之贓宜悉數追完不可少免如錦者既保首領亦宜改發極邊煙瘴地方不得與之善地如此則

祖宗之法不至盡廢而奸宄之徒不至大橫矣伏惟深念國法俯從衆議不勝幸甚臣等適論平刑方遭譴罰然而言不容已冒死再陳忌之者必以

為好名誡之者必以為好殺所恃寸心無愧上
祈

陛下之垂鑒耳他亦何敢計哉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刑科都給事中臣李錫等謹

題為正刑法以隆聖治以服人心事臣仰觀

陛下大禮告成載頒新詔內外臣工咸與更始有

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臣等悚聽之餘不勝忭幸以為

陛下含弘之度其啓誘臣下者至矣於此不言負

陛下也臣等待罪刑科刑法不中臣之責也敢不昧

死上陳臣等竊惟刑法者所以齊天下之動

至公大正之制也一有偏枉天下弊矣今人君

不可以尊而亂臣下不可以卑而撓故曰三尺

法王者與天下共者也又曰惟刑之中中之為

言不偏與枉之謂也是以大舜不奪臯陶之守
法中才漢文於張釋之之守法未嘗不屈意從
之蓋謂此也洪惟

陛下德侔大舜量陋漢文 踐祚以來於刑法一節
尤加慎重矜恤之 詔屢頒審讞之臣再遣迷
谷回春寬獄清雪天下臣民不勝慶幸夫何二

三小臣自罹恢恢之網

陛下所以哀矜者容有未盡是以不避斧鉞為

陛下言之且如掌欽天監事光祿寺少卿樂護華相
易州兵備任忠一則奏於屬官馬能一則呈稟
欽免人犯固皆不能以無罪也法司據法擬議

陛下依擬處斷罪斯當矣顧迺徑批降調

聖斷雖審恐無以服數臣之心至如浙江布政馬仰
杭州知府查仲道南京主事侯廷訓一則督過
於使臣一則訪奏於東廠亦皆不能以無罪也
鎮撫司已行問報

陛下付之廷評法司宜矣顧迺由中徑批聖憲雖
詳恐有以拂本朝之制臣等考之禮曰刑者
劊也劊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者也今樂護等
推情於鎮撫擬罪於刑部大理寺又從而詳允
刑已成矣

陛下烏得而變之夫不變者公也變者私也舍公就

私將焉用之。又曰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言。獄不可專也。今

陛下於馬卿等徑行批斷。不付法司。似與此禮之意不同也。又如御史歐珠已蒙免提。今復提問。不幾於食言反汗矣乎。凡此皆背經旨之訓矣。祖宗之法。違中外之願。孕禍亂之胎。其所係夫豈淺淺哉。伏望

陛下益廓弘人之度。克克無我之公。念古訓之宜從。思

國法之當守。將樂護等並依原擬。馬卿等付之法。司歐珠速賜釋放。則明刑足以弭教。大法可以

服人大舜之德可匹漢文之風斯下矣天下
甚謹題請

旨

嘉靖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該衙門知道

吏科給事中臣曹懷謹

題為信法令以全紀綱事聞宋臣朱熹曰人君正心術定紀綱蓋紀綱定則朝廷尊而萬事理故之紀之綱以定四方我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聯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以聽常刑今之三法司是也假鎮撫司以聽禁獄古之掖庭是也事下鎮撫者必送法司擬罪乃

祖宗至公至平之法即刑人於市與衆共之者也使奪法司之獄而下之鎮撫必奸佞之徒快私憤復睚眦頤指氣使以養成禍階豈聖王所以壽命脉之源培根本之道哉前者奪刑部之李陽

鳳以歸鎮撫此則

陛下之失刑也今奪都察院之程景貴以復歸鎮撫
忍視

陛下再蹈之哉不知誰為

陛下畫此策者試思之其人可勝誅耶信若是則五
刑之用任一鎮撫足矣始恐法司為空庭法官
為冗員豈古所謂士聽之公聽之而後王審之
者耶如皋陶之所掌呂侯之所訓鄭僑之所請
簡何之所定以一鎮撫而能議擬耶是則
太阿之柄授之刑政舛錯孰大於是耶且景貴
卑官也李曇中貴也信曇之請而遠械景貴已

不能無偏聽之私而必付於鎮撫者豈為墨報
復之地耶蓋法者天子與天下共者也烏得縱
墨一人而壞天下法耶譬之主人委臧獲以田
產人有告臧獲某私某私為主人者將治吾之
臧獲乎抑訶譴其告者乎今景貴能發墨之賊
私猶告臧獲於主人也乃下景貴於獄猶訶譴
其告者也臧獲能畏其主哉以

陛下之聰明天縱何暗於此而不潛消默奪其奸佞
之心耶嗚呼景貴或不足惜也所惜者

祖宗之法也 朝廷之紀綱也伏望勿蹈前轍速收
今 命并付景貴墨等以歸法司則有罪無罪

照然於畫一之下庶刑以弼教而奸佞可杜紀
綱可立矣

嘉靖二年六月二十二日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欽差總督江北等處鹽法兼理九邊屯田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龐尚鵬謹題為誅逆賊正

國法以銷禍本事臣自為書生時讀嘉靖初年

欽明大獄錄前後翻異若矛盾然及詢諸海內士大

夫乃知李午係山西太原府五臺縣人本逆賊

李鉞之姪初名福達因發戍逃歸竄居陝西洛

川縣倡白蓮教聚眾稱亂攻殺長史屠其城後

餘黨盡滅惟午變姓名占籍該府徐溝縣訐稱

張寅納授太原左衛指揮使數被韓良相等詰

其罪悉實緣脫免已而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馬

錄捕治之午即賂武定侯郭勛移書請托欲待

以不死錄飛章勛黨逆賊執其手書及午反
狀以聞尋奉欽依李午抵法郭勛着回話
勛懼

先帝怒禍且不測遂陰結貴近陽欺朝廷流毒

縉紳如刑部尚書顏熙壽都察院左都御史

聶賢大理寺卿湯沐等皆讞議法司也或逮繫

詔獄或禁錮終身給事中劉琦御史姚鳳鳴等皆抗

疏言官也或埋魂狂狴或委骨窮荒山西布政

使李璋按察司使李珏都指揮馬彥等皆原問

三司也或已遷官而行提於別省或已罷職而

追捕於私家甚或以遞問致書而稱為明黨以

偶語立談而指為訛謗其餘羅織成獄者通計
部院各寺科道等官凡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
謂烈矣逆賊李午與其親男李大仁李大禮等
乃脫然於法網之外業有成案人不敢復言臣
亦以事經數十年無從發其隱矣近巡歷山西
三關至安綏訪徐溝洛川二縣皆李午狼躡之
鄉也質知故老益知其詳復聞嘉靖四十五年
四川妖賊蔡伯貫反逆就擒狀招以山西李同
為帥即李午之孫也傳習白蓮教自言為大唐
子孫當出世安民結謀倡亂扇惑人心隨該四
川撫按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獄反覆按問佐驗

甚明稱李大仁李大禮皆號為祖帥查刊刻大
獄錄姓名來歷一一相同則李午以妖術傳家
世為逆賊別無可疑今撫按衙門將李同等依
律坐斬題 欽依聽秋後處決臣復行山西按
察司取原發招由與大獄錄參對彼此互見不
謀同符乃擊節嘆曰天之所以誅逆賊信毫髮
不爽能巧護於生前而不能撫詞於死後能苟
免於其身而終不免禍於其子若孫如此天網
恢恢疎而不漏似亦足以示凶德之報矣然李
午身為叛賊殺長史屠城邑且縉紳之禍徧天
下雖舉族誅夷人猶有遺憾乃得仍復其官老

死牖下豈天道乎今觀李同之獄而午之罪狀益彰法當剖棺磔其屍以正芥越之誅以洩神人之憤此千古一大斷案也李同以妖言稱伏罪止其身若以李午之窮兇極惡盡法繩之即使閹門無噍類亦不為濫是在持法者權衡于其間臣何敢懸斷也午之罪誠不可勝誅矣若勛世受國恩結知明主乃黨逆賊陷縉紳白日撼風霆蒙蔽日月使舉朝側目卷舌藏聲而樞要之人悉願指氣使默會其意權奸之可畏一至是哉萬一陰蓄異謀人人皆重足而立倪首聽命焉其為禍豈忍言哉正勛之罪

似當革其生前之爵貶為匹夫以示懲創誅權
姦於既往垂鑒戒於將來此誠今日正人心銷
禍本第一義也至於大學士桂萼張璠等時以
三法司被逮缺官奉命典獄彼皆心誓大臣
也一言悟主動若轉圜乃觀望扶同竄易原案
甘犯天下之清議而不卹使

國是淆亂人心危疑載筆特書不免為

清朝之玷禍端寢長誰任其辜似應追論前愆以明
徇直之責叅之往牒察之輿情使罪坐所由當
無他詞矣先是獄既定

上以馬錄為首惡欲誅之賴萼等申救得改永遠克

軍編發南丹衛錄之免死多其力他或有所牽
制不得自專使當其時正色危言以去就爭之
必不至此乃以迎合徇時曲為自全之地克是
心也亦將何所不至哉再照大獄諸臣多一時
忠謹之士其英風勁氣百折不回寧忤權臣而
不敢忤國法世之所謂狂流砥柱非耶今以
姓名官階具載獄狀刻本見存凡未經

恤錄者乞通行擬議請自 上裁特加優異以廣

天地生成之恩以伸忠良感慨之氣其於士風世教
豈謂無小補哉或告臣曰往轍可鑒何所招尤
臣謂天地有正氣宇宙有正人故天網地維萬

古不墜若依阿邪人埋沒正論終使亂賊之徒
得以苟容於後世天地且顛覆矣

國家何賴焉天道有知亟當返正豈渠魁虐焰猶
能為厲於銷滅之後耶

陛下秉道嫉邪為萬世計倘不以臣言為大謬乞
勅該部覆議施行臣素抱綱常嫉惡已甚故得諸見
聞義難緘默惟

陛下聖明少垂矜察臣無任隕越祈望之至表

聖旨法司知道

山東道監察御史臣張英等謹

題為守法除姦以隆

聖治事臣等竊惟姦不可惠惠姦則弊政益滋法不可撓撓法則臣必失守是故古之聖帝明王法必與天下共之刑一有罪而世以為懲宥一無辜而世以為勸焉

陛下龍飛大寶光啓中興登極之詔有曰一凡問囚犯今後依大明律科斷又曰其有奉旨推問者必須經由大理寺審錄此則帝王與天下共法之心也柰何近日以來法無畫一事多中出深入則不必擬罪輕縱則徑從末減臣等不

敢多舉謹按死罪犯人王欽王錦皆經都察院
問擬明白大理寺審錄評允又屢次奏奉

欽依追贓處決人數迺今一旦奉命俱得免死免

軍又免其追贓發遣不幾於惠奸撓法乎夫王
欽兄弟特一匹夫耳在先朝則結交黨與以
亂先帝之法在今日則夤緣請託以亂

陛下之法大臣執奏於前言官論列於後俱奪於原
擬恬不為動是豈足以懲勸乎天下耶况其應
追贓幾至百萬除送官外尚欠八十餘萬皆百
姓膏血邊境軍需今太倉所存不滿六七十萬
以供百官萬民

陛下豈可思縱一人而免其數十萬乎天下之財此
盈則彼縮今淮揚水旱 廷臣議賑移東補西
不過二十萬之數使當時欽錦不壞鹽法以賈
利或者未必至此極也小民之命得一金則可
生今地方窮困道殣相望則陷小民百萬之命
者未必非欽與錦也

陛下何故而可輕宥之乎方王錦就獄王欽脫逃
陛下嚴督之

命惟恐其不獲今王錦已獲則欽并欽而釋之是豈
陛下之初意乎致仕布政潘鐸不過舍匿保藏之耳
罪亦褫職論徒而首禍者乃止克軍此生者之

心恐未以為平也欽等朋黨實繁有徒

陛下新政之初誅元兇而窮黨與或明肆市朝或監死桎梏而欽廼得以其貲力從容倖免則死者亦將不瞑目於地下矣况見監未決如廖鵬初獲方問如魏英輩能保其不循窟穴以求僥倖於萬一耶弊法滋奸殆無紀極是宥一王欽王錦而於人情

國法無一可者

陛下何不容臣等守法而可撓之如此哉臣等備員言路兼有法守故敢反覆論之伏望

陛下斷自宸衷急寢

新命嚴辟以止辟之戒絕惟貨惟求之私將王錦王
欽仍照前

旨處決其未完贓銀或於家屬名下追併或儘其家
產盡絕以備

國用以資賑濟如不獲已乞於欽錦內殺一人以正
法宥一人以示 恩又不獲已則追贓完日同
王銓俱發極邊烟瘴地方充軍如此則刑罰平
而人心服矣

嘉靖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

巡視南城地方福建道試監察御史臣蕭原謹
題為懇乞

聖明遵 成法慎庶獄以重民命以光 聖德事本
月二十三日該錦衣衛題奉

聖旨這該司官是何問理且不究王印等係海戶這
等刁惡錦衣衛拏去紅門枷號一箇月滿日發邊
衛充軍欽此臣惟我 朝設立法司職掌庶獄凡

一應大小事情皆當付之聽理然必具兩造而
後其情之曲直可辨必據律例而後其罪之重
輕可明今查王印等許奏積書劉儒交通死官
大肆侵盜等罪太監孟冲亦奏王印等久不應

役誑騙官銀等情論苑官海戶統攝之分則王
印等如果逃役騙財固孟冲所當叅治據屬官
被本管非理凌虐亦聽開具奏陳之律則苑官
如果欺

君虐民亦王印等所得奏言是其彼此攻訐虛實未
明正宜併行法司速為質成可也先奉

欽依不問劉儒而止問王印等不送法司而止送鎮
撫司中外臣民已共驚異以為

陛下仁孝根心素守

祖宗成法何以有此今者該司具奏未經平允而遽
奉中批未賜矜疑而特加重罪中外臣民又

共驚異以為

皇上明慎用刑素存

欽恤至意何以有此抑豈左右之人陰為黨護之計

以故回易

天聽重撓法紀乎夫孟冲奏實未有質證安知其為
實王印等情虛未嘗覲訐安知其盡虛即使本
犯果有枷號充軍之罪未備兩造亦不足以服
其心况查大明律例其罪似不至此今乃移
情以就法重法以快情臣恐不足以服天下之
心也王印等固不足惜其如

皇上何哉法司縱不足惜其如

祖宗何哉臣叨任言責巡視南城前者鈔衣衛之齋帖擊人今者王印等之囊頭就戍皆在臣巡視地方且見二日之內士民動色道踣興嗟竊謂此雖一事之失一夫之微而上為

祖宗成法

皇上盛德所關下為法司職掌黎庶生命所係不得不為

陛下言之伏乞

皇上仰 成法之當重 念民命之不可輕

勅下法司將王印等并劉儒等一千人證事情從公鞫問如果王印等刁惡情重查照律例奏

請究治倘或別有冤苦亦許其毋泥

成命奏

請開釋庶法自不撓民自不冤法司之職掌以明而
陛下之

欽恤盛德愈光一縷矣臣干冒
威嚴無任戰慄待罪之至

萬曆三年七月題奉

聖旨已有旨了以衙門知道